

货真价实的社会帝国主义

揭露新沙皇向外侵略扩张的丑恶面目



欲知
和平
和
PDG

D8
P2

货真价实的社会帝国主义

——揭露新沙皇侵略扩张的丑恶面目

货真价实的社会帝国主义

——揭露新沙皇侵略扩张的丑恶面目

•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¹/₁₆ 印张: 1⁵/₈
字数: 30,000 印数: 1—17,000
1974年1月第1版 1974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90·232 定价: 0.10元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

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

目 录

两代王朝 一条黑线·····	(1)
——新华社记者评新沙皇为老沙皇侵略扩张翻案	
两种手法 一个目的·····	(7)
——苏修更改远东地名的丑恶用心	
高唱“裁军”的十年 疯狂扩军的十年 ·····	新华社记者述评 (11)
廉价的宣传·····	新华社记者述评 (16)
苏修的“两不”和“一要”·····	辛 清 (20)
占领愈久 绞索愈紧·····	(23)
——新华社记者评苏修侵捷五周年	
如此“兄弟合作”·····	(27)
——新华社记者评苏修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控制	
是臆造还是现实?·····	新华社记者述评 (31)
苏修休想招摇撞骗·····	新华社记者述评 (36)
苏修真出卖 假支持又一例·····	新华社记者述评 (39)
假朋友露出了真面目·····	(42)
苏修大搞出卖阿拉伯人民和向中东扩张的勾当	

两代王朝 一条黑线

——新华社记者评新沙皇为

老沙皇侵略扩张翻案

举世皆知，在历史上沙皇俄国曾长期穷凶极恶地对外侵略，扩张领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愤怒地揭露和谴责过沙皇俄国的侵略暴行。但是，今天苏修领导集团却公然篡改和伪造历史，竭力替老沙皇翻案，以此为他们自己推行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辩解。

其一，否认沙俄曾争霸世界，而把沙俄夺取殖民地说成是为了防止他国扩张，是为了使当地人民摆脱他国奴役。

马克思当年在谈到沙俄的政策时指出：“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恩格斯也指出，沙俄“利用相互竞争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表表明，在一九一四年，沙皇俄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仅次于英国而占世界第二位，比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殖民地加起来还要多。而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发表的文章却说什么，“关于沙皇俄国的目标是称霸世界的说法”是“没

有任何证明的”，并说“在一九一七年前的整个世界历史中，俄国被错误地说成是一个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侵略势力”。

列宁在谈到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时指出：“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他还指出，沙俄同英国在中亚的争夺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苏修六十年代出版的《苏联历史》却说什么沙俄之所以侵占中亚，是为了“抗衡英国在中近东的殖民扩张”。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十二卷宣扬，由于沙俄兼并吉尔吉斯，“吉尔吉斯劳动人民摆脱了浩罕封建主的残酷压迫，被从东方其他落后国家的奴役和英国扩张的威胁下拯救出来。”

其二，把沙俄蚕食别国、企图征服别国说成是沙俄奉行“睦邻”政策，支持“解放”，甚至说是沙俄“遭到侵略”。

马克思在谈到沙俄侵占中国外兴安岭以南广大领土时说，“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列宁也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苏修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却公然说什么“俄国政府与西方列强不同，它对中国奉行另一种政策，力求建立睦邻关系。”“沙皇政府既未曾主动地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也未曾主动地维护一八六〇年以后一系列条约。”他们六十年代出版的《苏联历史》一书则

说，在签订了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以后，“沙俄对华政策依然如故，即建立在和平基础上”。

马克思说：“消灭罗马尼亚民族始终是俄国进行阴谋和战争的目的。”《苏联历史》却说什么，“在俄国支持下出现了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联合在一起的罗马尼亚王国”。在他们笔下，沙皇俄国似乎成了罗马尼亚民族的大恩人。恩格斯当年曾经把沙俄吹嘘的“解放”保加利亚称之为“沙皇式解放”，“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而《苏联历史》却强调“俄国人流了许多血，以帮助保加利亚人从土耳其桎梏下获得解放”。

在俄国同伊朗（即波斯）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是俄国“入侵波斯”；沙俄通过古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彻条约不仅“从波斯夺去了若干地区”，甚至“禁止波斯船只只在波斯自己的靠近里海岸边的领水内航行”。恩格斯指出，“土库曼彻条约已将它（指波斯）变成俄国的附属国。”一九四一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四十九卷也明确指出，俄国和伊朗关系恶化的起因是沙俄“扩大疆界”“力图攫取里海”并“向波斯进攻”；而古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彻条约是沙俄“在波斯的掠夺殖民政策”的成就，都是“不平等条约”。但是苏修出版的《世界通史》却把战争起因归咎于伊朗采取“反俄行动”，沙俄的土地“遭到侵略”；提到上述条约时避而不谈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反而强调什么“双方的商人享有自由贸易的权利”，简直篡改成平等互利的条约了。

其三，把沙俄的强力并吞说成是“自愿归并”。

大家都知道，现在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

当初都是沙俄强力并吞的。马克思在谈到沙俄的领土扩张时指出，俄国从彼得大帝那时起就在“抢夺领土”。恩格斯说，“如果说对于叶卡特林娜的侵略，俄国的沙文主义还有某些托词——我不愿说是理由，那末对于亚历山大的侵略，就根本谈不到这一点了。……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他还指出，沙俄“征服了中亚细亚”。苏修在其出版的书刊中却说什么，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巴什基里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等等地方的人民，有的“自愿加入俄罗斯帝国”，有的“申请加入俄国国籍”，有的甚至进行了“争取重新归并俄国的斗争”。似乎四面八方都在邀请沙俄前去侵占！然而，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十卷就戳穿了这种谎言，它写道：所谓“哈萨克人民‘自愿臣服’”只不过是“明摆的谎话”，是“大国沙文主义者和哈萨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竭力散布的”“神话”。一语击中了今日苏修的要害。

其四，把沙俄残酷的殖民主义压迫描绘为“幸福的天堂”。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表指出，在一九一四年俄国的二千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就有一千七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是殖民地。列宁一再指出，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斯大林也指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然而，苏修

出版的《苏联历史》、《土库曼斯坦》和《亲爱的乌克兰》等书却说什么“俄国给（中亚）大地带来了幸福的世纪”，沙皇俄国是土库曼的“救星和保护者”，沙俄并吞乌克兰使“乌克兰人摆脱深重苦难而开始幸福生活的新时期”。为了把沙皇俄国说成是各族人民“幸福的天堂”，苏修公然篡改历史。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十二卷指出：“沙皇俄国的殖民政策使吉尔吉斯人日益贫困和灭绝，吉尔吉斯人口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三年的十年间减少了百分之七到十。”而苏修头目在一九六四年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却说，沙俄的统治使吉尔吉斯“摆脱吉尔吉斯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遭到灭绝的威胁”。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苏联史》还承认，摩尔达维亚被沙俄并吞后，由于“其殖民地地位所制约”，形成了“经济的片面农业性”，“工业发展得很薄弱”。而一九六八年的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却说什么沙俄并吞摩尔达维亚“保证了摩尔达维亚人有可能得到更迅速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根据这种伪造的历史，新沙皇就作出了一个结论：“归并（于沙皇俄国），即使是强制实行的归并，也可能在历史上是进步的。”（见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这是典型的殖民主义逻辑，是赤裸裸地鼓吹侵略有理。

苏修否定革命导师们的论断，篡改和伪造历史，替老沙皇侵略扩张辩护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勃列日涅夫之流一向喜欢吹嘘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但他们关于俄国沙皇的言论却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苏联领导集团

的谎言，同老沙皇及其将军、大臣、御用文人的言论倒是如出一辙。如果说当今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与老沙皇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老沙皇在某些场合下还吐露一点真情，而新沙皇却更敢于硬着头皮撒谎。彼得大帝在谈到征服哈萨克的策略时说：“只要能仅用一纸条约责成接受俄罗斯帝国保护，那怕耗费巨额费用，甚至耗费百万巨额，也在所不惜。”一语泄露了“自愿归并”的真相。而勃列日涅夫之流却死咬住“自愿归并”不放。沙俄驻华公使普提亚廷承认，外兴安岭以南地区“按照条约无可争议属于中国”。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也承认，当地存在“中国官吏和岗哨”。而勃列日涅夫之流却硬说什么，当地的居民“不属任何人管辖”，“乌第河以南的土地没有划界”，当地“没有清朝的管辖机构”等等。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沙皇比老沙皇还要沙皇！

新沙皇为什么要这样卖力地替老沙皇的侵略扩张辩护呢？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这就是答案。两代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王朝，被同一条黑线串在一起，这条黑线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性。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后一王朝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帝国主义。

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不容篡改，也是篡改不了的。勃列日涅夫之流新沙皇妄图为老沙皇翻案，走老沙皇称霸世界的老路，只能落得比老沙皇更可耻的下场。

（原载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两种手法 一个目的

——苏修更改远东地名的丑恶用心

《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刊登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一道命令，决定把苏联远东地区一些原来用汉语和满语命名的城镇改为俄语名称。

被苏修更改的地名中有：

“伊曼”区和市，现被改为“达利涅列钦斯克”（意为“远河”）区和市。伊曼为河流名，河口的城市也以此命名。据《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六十八记载，永乐八年（公元一四一〇年），明朝政府就在那里设立了“亦麻河卫”。清朝初年杨宾著《柳边纪略》卷三记为“伊瞒”。清朝乾隆四十三年（公元一七七八年）绘制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绩舆图》将这条河记为“尼满河”，河口城市记为“尼满屯”。亦麻、伊瞒、尼满、伊曼为同一满语的译音，意为“山羊”。苏联国家地理著作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苏联考察家弗·克·阿尔先耶夫著《在乌苏里边疆区的密林中》一书也指出，“在一八五四年编纂的旧地图上，这条河标名为‘呢满’。这是满语，意为‘山羊’。由此很易转为另一词‘伊瞒’。乌德海人简称之为‘亦麻’。”

“苏昌”市改为“帕尔季占斯克”（意为“游击队城”），

“北苏昌”工人村改为“乌格列卡姆斯克”（意为“煤”）工人村。清朝道光初年萨英额著《吉林外纪》卷八关于嘉庆十六年（公元一八一一年）的一条纪事中提到这个地方，当时记为“苏城”。弗·克·阿尔先耶夫著《在乌苏里边疆区的中国人》一书也指出，“苏昌”即汉语的“苏城”。

“里伏锦”工人村改为“鲁德内”（意为“矿砂”）工人村。“里伏锦”工人村是以同名河流命名的。这条河流清朝《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绩舆图》记为“富齐河”，《皇朝直省地舆全图》记为“富金河”，《宁古塔地舆图》则标出了“里伏锦”、“外伏锦”二条河流。“伏锦”是满语，意为“创始”。

“宏格力”工人村改为“古尔斯科耶”工人村。“宏格力”是以流经附近的一条河流命名的。清朝出版的文献中载有这一地名。

“帖提尤贺”区和工人村改为“达利涅戈尔斯克”（意为“远山”）区和工人村；“帖提尤贺码头”工人村改为“鲁德纳亚·普里斯坦”（意为“矿砂码头”）工人村。这几个地名都是以附近的一条河流命名的。关于这条河流的名称，《在乌苏里边疆区的密林中》写有一段解释：“它的名称是畸变了的中国词‘野猪河’。它之所以获得这个名称是由于那里的野猪有一次咬死了两个猎人。”“帖一提尤”由“野猪”一词转音；“贺”即汉语的“河”。

“西南岔”工人村改为“切列姆沙内”工人村。西南岔为汉语。苏联一九五五年出版的阿尔先耶夫著《德尔苏·乌扎拉》一书也指出，这是中国起源的地名，意为“西南方向

的分岔”。

苏修为什么要更改这些地名？为了替沙俄的侵华罪行辩护，多年来，苏修不择手段地篡改历史，编造出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是沙俄首先开发的无主土地的大谎言。按照苏修的说法，在这些地方，不仅汉人没有居住过，甚至满人也没有居住过。既然如此，如仍保留这些地方用汉语和满语命名的地名，岂非莫大讽刺！所以，非改掉不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苏联政府“决定重新命名远东城镇，看来是要消除这个地区曾经是中国领土的证据”。一语道破了其中奥妙。

至于那些替沙俄侵略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地名，例如，以沙皇尼古拉的名字命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中国传统名称为庙街）；以那个屠杀远东各族人民的刽子手和以吃人肉闻名的波雅科夫的姓命名的“波雅科沃”；以各个时期著名的侵华头目哈巴罗夫、穆拉维约夫、涅维尔斯科依、卡扎凯维奇等人的姓命名的“哈巴罗夫斯克”（中国传统名称为伯力）、“穆拉维约夫卡”、“涅维尔斯科耶”、“卡扎凯维切沃”；歌颂沙皇侵略“武功”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中国传统名称为海参崴）、“布拉戈维申斯克”（表示沙俄殖民者侵占该地后向沙皇“报喜”之意，中国传统名称为海兰泡），等等，却是表彰死了的侵略者、鼓励活着的侵略者、煽动大国沙文主义狂热的好教材，是无价的国宝，那是断不能改的。

为了鼓吹侵略和扩张，用侵略头目的姓名命名的地名不能改，对侵略头目的历史公正评价则不能不改。例如，三十

年代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曾经公正地指出：哈巴罗夫是“沙俄远东殖民政策侵略计划的传播者”，“哈巴罗夫向和平的达斡尔地区进军时，残酷枪杀居民，掠夺该地区。城市成废墟，耕地被抛荒，居民惊慌不安，背井离乡。”而当地居民的多次起义都“遭到哈巴罗夫的残酷镇压”。到了六十年代，在《苏联小百科全书》上，同一个哈巴罗夫却被说成是“俄罗斯的新土地发现者”，他“在一六四九——一五二年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地区完成了一系列进军，这些进军是阿穆尔地区考察史上的重要阶段。”至于穆拉维约夫，那就是更了不起的侵略者了。所以在伯力的博物馆里，现在还要陈列着颂扬他“赫赫战功”的大幅绘画。法国《快报》意味深长地说：“穆拉维约夫将军的铠甲上就只缺了一个勋章：苏联英雄勋章。”

改与不改，两种手法，一个目的，都是为了适应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勃列日涅夫之流既然要继承老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自然要千方百计消除老沙皇的侵略罪迹，把侵略者捧为英雄。这是必然的逻辑。

但是，更改地名并不能改变历史，也掩盖不了沙俄的侵略罪行，何况在沙俄侵占的中国土地上，用汉语、满语及其他中国兄弟民族语文命名的地名之多是改不胜改的。就是把苏联现存的所有地图统统烧掉，把所有地名都改用俄语名称，那也不能把别国出版的地图统统烧掉和改掉。这种更换地名的拙劣手法，同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愿望相反，只能更加暴露他们的侵略野心罢了。

（原载一九七三年三月七日《人民日报》）

高唱“裁军”的十年 疯狂扩军的十年

新华社记者述评

十年前，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苏联同美国等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当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愚弄全世界人民的大骗局”，目的是“巩固自己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而苏联当局却说，签订此约是为了“推动裁军事业”，“收缩”军备竞赛，因此，它是“普遍和平与安全大厦的第一块基石”。十年过去了，苏联的“裁军”方案层出不穷，“裁军”调门越唱越高，而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却水涨船高、步步加剧。“禁试”的倡导者仍在大试特试，苏修的核武装正继续膨胀。铁的事实彻底戳穿了这个被苏联称之为“和平大厦基石”的“部分禁试条约”，完全证实了中国政府历来在裁军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的正确性。

“条约”签订后的十年，苏修又进行了上百次的核试验，每年平均试验的次数几乎同签约前一样多，所不同者只不过是他们在大气层里的核试验已经试够了，因此把试验从空中转移到地下而已。十年中，他们还进行了大量的各种火箭试验，仅向太平洋公海水域就发射了几十次，用来改善洲

际弹道导弹质量。与此同时，苏联每年为军事目的而发射的地球卫星的数目也在成倍地增加，十年内发射了四、五百颗，其中不少是直接为发展战略核武器服务的。这表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目的是为了禁止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而根本对苏联发展战略核武器所需的试验毫无限制作用。

大量的试验和巨额的军费开支，使苏联的核武装在十年中迅速膨胀。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材料，一九六三年，即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那一年，苏联仅有洲际弹道导弹一百枚，而今则已达到一千五百多枚，十年中增加了十四倍以上。从潜艇上发射的弹道导弹，目前与一九六三年相比，也增加了四倍以上，并且其中最新式的导弹都是最近几年中才装备部队的。在此期间，苏联的“战略火箭军”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多。十年中，把战略核武装扩充到这种程度，全都是在娓娓动听的“和平”、“裁军”掩护下进行的，这不是愚弄世界人民又是什么？

在这十年中，苏修集团还炮制和签署了其他一些核裁军条约和协议，没有一个不是为了限制别人，发展自己，维持核垄断、进行核讹诈，以使他好在这个世界上称王称霸。

一九六八年，他们又炮制了一个“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苏修又大肆宣传这是“能堵塞扩散核武器一切漏洞的条约”。实际上他们要的是“切断现在没有核武器者通往核武器的一切道路”，而他们却可自由地到处扩散。正是在这个“条约”签订后，苏联在海军中大量配备能发射远程弹道导弹的核潜艇，把核武器扩散到世界各个大洋。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材料，到一九六八年为止苏联只有七艘弹道导弹